

YING HANG JIA REN  
银行佳人

山朵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佳人 / 山朵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54-6143-8

I. ①银… II. 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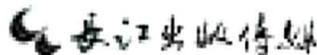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176号

责任编辑: 夏帆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零诺工作室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随州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毫米×960毫米 1/32 印张: 9.125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2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银行佳人

## 目录

### 第一章 一石击浪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 第二章 红灯亮起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Chapter 12

Chapter 13

Chapter 14

Chapter 15

Chapter 16

### 第三章 阴影袭来

Chapter 17

Chapter 18

Chapter 19

Chapter 20

Chapter 21

### 第四章 危机四伏

Chapter 22

Chapter 23

Chapter 24

Chapter 25

Chapter 26

Chapter 27

Chapter 28

### 第五章 点滴成金

Chapter 29

Chapter 30

Chapter 31

Chapter 32

Chapter 33

第六章 丹枫飘落

Chapter 34

Chapter 35

Chapter 36

Chapter 37

Chapter 38

Chapter 39

Chapter 40

坐落在封江县城东端的银行营业部，在八十年代初期显得格外出类拔萃，引人注目。那蓝一色的玻璃远看像是湛蓝的天空掉了一块挂在楼前，落日的余辉印在玻璃上反射出一道蓝光，给人增添几份神秘，几份庄严与肃穆。这里因发生了一起五十万元的结算大案而闻名全省乃至全国，案件的经过其实很简单，想起来让人不可思议，也掀起了银行内部一场人事大变动。

白茹自跨入这幢大楼起心情就一直没轻松过，素有的自信被那五十万元案件扫得荡然无存。圆圆的脸上总是被一种愁云笼罩着，额头上的双眉从未舒展；一双大而黑的眼睛是那样深邃，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白里透红的脸颊衬托出她的青春与活力，一米六五的瘦高个更加显示出一种职业女性的气质之美。二十七岁的她就走上领导工作岗位，而且是到全县最大的营业窗口——营业部担任主任，各种猜测纷至沓来。

最能产生流言蜚语的地方就是营业部。能走进这家银行大门的人除了县官员的亲戚再就是行领导的子女，只要有风吹草动，行内行外的人马上就会知道。

白茹坐在办公室里陷于沉思之中。她知道肩上的担子是多么重，她必须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担起这副担子，这是她的职责也是她的使命。上任前，钱行长一再叮嘱：管钱先管人，只要管好人，安全方可行。从那个大案总结的教训让白茹深信行长的叮嘱千真万确，从中她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营业部职工的深层次背景带来的高枕无忧和业务素质低下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要想把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二十六颗心收拢在一起，不知前面有多少“拦路虎”。

第一天，营业室内各个窗口人来人往，业务繁忙。一名储蓄员低声说着：“你们听说没有？白主任婚前到医院坠过胎。”

另一名储蓄员听到此消息，张大了嘴巴：“真的吗？羞死人了。”

“我男人打电话核实过，白主任当时就在办公室上班分管公章盖章方便呗。”

“怎么会呢？我不相信白主任会是那样的人。”

这时，营业室好几个会计围拢过来问她们：“这消息可靠吗？是真的吗？”

“她那德性凭什么来当我们的主任？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就是，真是太不要脸了！”

“知不知道是谁的种？”

这名储蓄员摇着头说：“这个不知道。”

会计主管叶春丽看见白茹正朝营业室走来，急忙走到她们面前制止：“什么要脸不要脸，你们说谁呢？上班时间胡说八道什么呢？白主任怎么会做那种事呢？大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她来了。”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今年四十出头，风韵欲存，年轻时也是一个美人坯子。

“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几名会计吐了一下舌头，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等白茹走出营业室，这消息立即就爆炸起来，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见到白茹没有一个人叫她——白主任。

这一天，白茹又走进营业室，只见结算两名会计挤在一起，仿佛在谈论重大国家机密似的一脸神秘劲，声音小得如蚊子嗡。联行会计员陈芝见状，急忙凑拢去，偷偷地说得非常起劲。

白茹不动声色也不吭声，悄悄地坐在主管会计叶春丽旁边，察言观色，看她

们关注的是什么话题。

刘红霞是营业部消息最灵通的人，行内行外的事情，她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获知并能一个个神秘地传开。无论大小事，凡是她传递的消息还真有七八成的准确。这次她所说的不是一般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证实确有其事，她串联另外一个比较灵通的会计一起围在王丽娜身边悄悄地说：“听说，支行要对营业部实行岗位责任制，这次要动真格了。”

“我也听说过，行里要出文件，营业部首先实行责任制，每人按业务量、差错率考核发奖金。”

“这下彻底完蛋，我们拿不到全额奖金怎么办？这不是针对我们吗？她行为一点也不检点，做出那等丢人现眼的事，哪还有资格来管我们？”二十岁的刘红霞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着下班就回家告诉爸爸去，把她的主任撤了。

刘红霞的爸爸是分管信贷的副行长，一直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国字型的脸上总是长不完的青春痘，五官长得很别致，一双眼睛又大又亮，那张稍厚的嘴唇轮廓分明，只是黑黑的皮肤外加略显微胖的身型衬托不出她的美丽，娇横拔扈是她最大的个性。她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看书的人，每次学习就头晕，经常自嘲完全不是学习的料，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浅薄无知，甚至还掺和那么一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味道。她最关心的就是每个月奖金能拿多少，这次支行真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她业务差错频繁扣的奖金可能最多，她特别担心。再说那个大案与她有很大的关系，支行在处分人时，只将主任撤职，而她却轻描淡写只受到处分。那么大的责任事故对她几乎触动不大，也没有改一改那马虎的个性。

肖想想这个总是围着她们转的女孩，没有什么头脑思想特别前卫。她想都没想拍着手叫道：“好哇，好哇，改革总是越改越发展，我们又可以加工资了。”

刘红霞有些鄙视地看着她，双唇突然喷出一句话：“你懂个屁！这次不是叫你多拿钱，而是叫你少拿钱。”

“好臭好臭！”肖想想眉头一皱眨着眼睛不解似地问：“红霞，你怎么这么粗俗啊？白主任会不会是拿我们开刀啊？”

“她敢！她要是敢胡作非为，我立马将她的丑事告诉我爸爸去。”

“对，红霞，你要说到做到。白主任未结婚就打胎，做出这等见不得人的丑事，支行怎么还让她来当领导？要是她敢对我们动真格，我就让我的爸爸将她抓进监狱以流氓罪论处。”

“哈哈——”突然一声响亮的笑声从营业室内爆发出来。“你们……你们……笑死我了。”一直担任结算复核的王丽娜听到她们的说话，笑的上气不接下气：“我说你们两个姑娘家家的，真不知道害羞啊！这“打胎”两字是你们说的吗？才二十岁懂得什么叫打胎？笑死人。”她说着又大声地笑起来。营业室内所有的人停止工作，抬起眼睛看着她们。

肖想想跺跺脚指着刘红霞说：“不关我的事啊，是她先说的。”

刘红霞准备回到座位，她一下子跳到肖想想面前问：“你说什么？到底是谁说的啊？”

肖想想也不示弱，将双手往腰间一撑：“就是你先说的，就是你先说的。”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是说责任制的事嘛。她存心和我过意不去我才说的嘛，肖想想，你真不够意思！”

肖想想立即大声在营业室喊到：“你们大家评评：我说实行岗位责任制，我们能多拿钱，她不相信，还说白主任打胎的坏话，怎么变成我说的呢？”

“是啊，我们也听到了啊。”有几位同事表示赞同。

刘红霞看到好多人赞成肖想想说的话，立即对她挖苦到：“你简直是白长了一双大眼睛，人人都说眼亮心明，你想什么都简单。不过，有一点你倒是变得特别快，就是错了都是别人的错。”

肖想想对刘红霞的抢白立即反击道：“好好，你聪明你有头脑你有思想，你最聪明了，哦，你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女孩子，是那种属于世界上百分之二最聪明的人。哼，也没见你有什么长进，要不是那个案件支行会对我们营业部采取这样的行动吗？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个优秀人员。”肖想想说完得意地挤眉弄眼。

刘红霞见她总提那件不愉快的事，一股无名火从心中生起，扬起手要给肖想想一巴掌。

肖想想也不示弱向前走一步，用身体顶着刘红霞的身体，大声地嚷道：“你打呀，有种，你就放马过来！”肖想想说着拉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得意地说：“来，打呀，用力打我的这儿。”

“你……”刘红霞气得脸红脖子粗说不出一句话，真恨不得一巴掌打下去，杀杀肖想想的锐气。

两个姑娘横眉瞪竖眼，怒目圆睁。

见她们两个人要动手打起来，还吵个没完没了，王丽娜赶快将她们分开和颜悦色地说：“打不得，打不得。你俩真是一对活冤家，不在一块想凑到一块，在一块就话不投机，真拿你们没辙！”王丽娜是个资格最老的结算会计，年龄比叶春丽小四岁。名如其人，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且仪态万方。经常参加比赛，到过好多大都市，懂得如何打扮装饰得体，很有审美观。

刘红霞气得哭了起来：“打人不打脸，说人不揭短。她每次就拿那事来刺激我，我心里能好受吗？人活着谁愿意犯错误，我也不想这样啊！呜——”

肖想想还想和她争吵，看见王丽娜使眼色就此罢休。不过，她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的女孩，总是有口无心说话伤人自己还不知道。她很快恢复了正常，看见刘红霞哭了又过去安慰她：“好啦，别往心里去嘛，你也知道我说什么都不是有心的。”想到自己因为那个大案也差点受到牵连，也后悔提及此事，她没有被处分，全靠在公安局当局长的爸爸说情，为追回损失爸爸出了不少力。她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集所有女孩的美于一身，深得父母亲喜爱。

叶春丽常常发表感叹：人要么长得丑，要么长得又太漂亮，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

每天，好多小伙子来找肖想想办理业务，送电影票，为此闹出不少笑话。而她都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两张票一张都不少。

叶春丽多次提醒她：“肖想想，你就不多想想到时怎么收场啊？”

肖想想笑嘻嘻地说：“他们自愿送上门又不是我索要的，我也没办法啊。”

于是晚上下班后，营业部的女人们就有机会兴高采烈去看电影，又不花一分钱，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一个个乐得屁颠屁颠，像个逍遥派，增添了不少乐趣，排遣了许多寂寞，对肖想想有想法也变得没有想法了。

王丽娜想想未免心中有些不平：白茹做出那等不要脸的丑事还能当领导，行长是不是瞎了眼睛？她甚至怀疑她是不是与钱行长真有一腿，突然在心中惊问：那个孩子该不就是钱行长的吧？不然，他怎么会对她如此器重，开始重点培养呢？在这个论资排辈的时代，这么年轻就来这么大的单位当负责人，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来的地方啊？可是，她怎么就能顺理成章坐上了这把交椅？看来钱行长和她关系非同一般。她来时间不长就要改变政策，万一像她们说的那样，实行责

任制按出勤率、差错率兑现奖金对自己非常不利。虽然她是技术能手，但她从不守劳动纪律经常溜岗回家做些家务，上班与下班都一样。再说刘红霞业务素质太差，仍然差错不断，全靠她眼尖才复核出来没有出现事故。她好多次对叶春丽说了自己的意见，将刘红霞调离结算会计岗位，叶春丽不同意似乎有难言之隐。当然她不说也会想到，还不是因为她有个当副行长的父亲。叶春丽最圆滑世故，她怎么会得罪一位副行长呢？她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要召集几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不然一旦实施起来就惨了。她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怎么能实行责任制呢？肉眼做事差错总是难免的，没有哪个人能担保自己做事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不是存心和我们基层一线人员过不去吗？红霞、想想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就是嘛。这不存心整我们吗？我们长年累月守在这个破柜台，记不完的破账，点不完的烂钞，有多么枯燥无味有多么辛苦谁知道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坚决反对。”刘红霞投了反对票，话中还带鼓动的味道。

“我也反对。”肖想想总是随声附和。

“书杰，你呢？”王丽娜把希望放在小伙子钟书杰身上。她对营业部所有的人都可以瞧不上眼，唯独对他刮目相看。钟书杰是营业部唯一见过世面到地区财校读过书的人，经过系统专业培训，现在又参加全国自学招生考试自修法律专业。他业务素质强，帮助她解决了不少难题，让她明白许多业务的对应关系。自钟书杰到营业部后，她看到什么叫素质？各方面看钟书杰比叶春丽要强得多，因而她认定了一个理：多读书比少读书就是不一样。

钟书杰愣愣地看着她们，一脸不解的样子。

肖想想看着他那傻样哈哈大笑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瞧你这傻样，真是笑死人了，我的书记。”

刘红霞两步走到肖想想身边，打抱不平：“干吗呢？欺侮人家老实人。”

“唉哟。”肖想想用一种特奇怪的眼神看看刘红霞又看看钟书杰：“我怎么看你们两个人应该没有共同语言吧，今个儿怎么结成统一战线了？”

“肖想想你少说两句行不？现在是上班时间。”钟书杰害怕她们两个人又吵起来赶紧打圆场。

钟书杰是一个有追求的男孩子，平时想的最多就是学习知识，趁自己年轻尽快掌握银行全部业务操作，当一名精通业务的多面手。营业室就他一个男孩子，她们平时拿他开涮也懒得答理，他知道越答理她们，她们就越来劲，总是一声不吭。成天在女人堆里上班，他明白一个硬道理就是沉默是金。他看不惯刘红霞的肤浅与霸气；看不惯肖想想的无知与大气；看不惯王丽娜的自私与散漫；看不惯陈芝尖酸与刻薄；看不惯营业室的女人们散布流言蜚语，都没有一点素质。她们把银行当成菜园子门，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一门心思不放在业务上，也难怪要出那么大的案件。长此下去，说不定还要出事不可，他心里有些担忧。这次支行对营业部实行责任制很有必要，刹一刹现有的不良风气，让她们增强责任意识。想想自己堂堂七尺男子汉，平时不便与她们起纷争，总是忍辱负重让她们三分，现在要打破平均主义，真是太好了。他在心中拍手称快，正想着，看见王丽娜一双眼睛还盯着他，便说出自己的看法：“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计划经济体制即将打破，一场改革在所难免，这已是大势所趋。说不定将来各行各业都要打破大锅饭，开展竞争上岗，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趋势。我们银行总不能像老牛拉破车永远停止不前，是不？不改革就没有安全保障，不改革就没有发展，银行要兴旺就必须不断打破现有框框，寻找新的管理模式。”

王丽娜听着像在云里雾中，打断他的话：“唉，徒弟，国家改革大道理谁都

知道，我们关注的是目前银行怎么改革？你说直白点。”

“打比方说，我们的工资每月不能总是拿二十几元、三十几元，改革促进银行发展效益增加，我们的工资就会拿的更多，奖金也会更多。”他天生沉默寡言，博学多才，一句话说得好多人明白一个道理：银行改革是为了增效发展。

主管会计叶春丽经常说：营业部要多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小伙子就省心了。去年，他被列入精简人员充实到基层，叶春丽知道后找钱行长说情才将他留了下来，理由是他懂得专业知识，业务熟练，好多业务她们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好不容易来个明白人，怎么能放他走呢？说得行长现场将他的名字划掉了。

白茹听叶春丽介绍后，对钟书杰并没有什么印象。看他那张白晰的脸，总让人感到书生气太浓，男人还是粗犷些好。现在听他说出这样一番话，心里咯噔一下感到他确是很有见地，怪自己以貌取人。

钟书杰的话如重锤击在刘红霞、王丽娜她们众多女人心上引起强烈的不满，特别是王丽娜以为钟书杰一定会向着她说话赞成她的观点，没想到他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见解好像与她针锋相对，就后悔平时对他特别关照，正在给他张罗对象。钟书杰刚分来时，叶春丽安排在她柜台实习三个月，于是他们就这样建立了师徒关系，虽说表面上叫他徒弟，其实心里早把他当成师傅。再说她一个技术能手，如果不是业务骨干，说出去多么丢人啊！好在业务上有钟书杰在背后指点迷津，她的业务在全行算得上数一数二，至少不比叶春丽差，支行领导对她很器重。

“好个钟书记，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王丽娜在心中骂起来。

几个女人形成一种攻势指向钟书杰：“就你懂的多，你行啊，充六根指头。”

“那就只对你一个人实行责任制。”

“就是，对你一个人实行责任制最好。”刘红霞说到这儿又叮嘱一句：“我警告你不要忘记了去年的教训。”她说话总是直截了当，直接触到钟书杰的痛处，心中咯噔一下如打翻五味瓶。他后来才知道去年减人的事，刘红霞嘴长告诉了他事实真相，对他触动特别大。刘红霞的提醒是让他明白一个道道：在当今社会，改革总是革的没有关系人的命，说不定像上次一样又会落到自己头上。转念他又想：只要自己作风过硬，工作勤奋，好好做事，就不怕什么改革。钟书杰见她们总是和平常一样把锋芒指向自己，欺负他一个独苗男孩子，好男不和女斗，就保沉默不再说什么，也不和她们计较，低下头练习珠算。

她们几个人没趣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心存不甘对左右两边同事说：“唉，告诉你们，支行要对营业部实行责任制，按差错率、出勤率考核拿奖金呢。”各专柜立即议论开了，声音由小到大最后像汤圆炸开了锅。一时间，业务停办，现金停收，外面的顾客看傻眼，看着她们一个个声情并茂，一个个面红耳赤。有的脸上笑盈盈，有的脸上阴森森。争论的结果：大多数人持反对票，不少人还愤愤不平，扬言不可理解。

白茹这时站起来说：“大家别嚷嚷了，快办业务吧。”她边往里面的柜台边走边说：“你们反对也好，赞成也罢，这责任制是要实行的。五十万元案件的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度约束，银行资金安全就毫无保障。你们是吃大锅饭吃惯了，真正实行责任制，你们就有责任意识完全能杜绝差错出现。你们从事了多年的业务，连自己就信不过吗？我相信营业部的人是最棒的！”白茹的一席话，像打气筒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在他们心中还产生很大震荡，但也有少数人像泄气的皮球。钟书杰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在心中给白茹画起了像：她像莲花脱俗，浊而不妖；像红梅傲雪，刚直不阿；像荷花含苞，藏而不露；还像雪莲圣洁，冰清玉贞。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婚前打胎做出如此不堪之举呢？她的肌肤如冰山雪

莲般洁白，乌黑的短发更加衬托出东方美女的神韵，那浅浅的酒窝更加衬托出她的与众不同，说话不拖泥带水，柔中带刚，这个女人太不简单！

“走啊，书记，想啥呢？想得发呆。还没有实行责任制度你就害怕了，不会吧，你是坚决赞成的哦。”刘红霞看见钟书杰那傻样便格格地笑起来。

钟书杰顿时回过神来，发现营业室的人走完了，就只有刘红霞没走，说：“你快走吧，我要锁大门。”

刘红霞故意慢慢收拾东西，笑迷迷地说：“推啥呢？我就要慢慢来，咋样？”

钟书杰听她这么说着急起来：“我的姑奶奶，你是不想回去还是想咋的？太晚了回去你家人不担心吗？”

“这么说你是关心我哦，你真的关心我吗？那就送送我吧。”

“我在守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我送你回去，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们俩有不正常关系呢？送行长大千金回去，我可没这么大的胆。”

“怕什么呢？现在又没有别人，就我们俩有什么好怕的。我一个女孩不怕别人说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胆小鬼一个。”刘红霞心中喜滋滋的，一双眼睛盯着他，没有走的意思。

钟书杰从心眼里看不起刘红霞，虽说她的爸爸是副行长，仍不改初衷。刘红霞长得好看，女孩子若是过胖就显得不是那么妩媚。肖想想长得多标致，婀娜多姿，要是此时肖想想要他送该多好哇，说不定为送美人破例一次，两个人边走边聊还能增加感情。

刘红霞进一步怂恿道：“不要怕，主任回家了。你离开一会儿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我愿意承担。”刘红霞就是这样，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

“我守库出事故，你能承担什么责任？主任批评我也不会批评你呀，扣奖金也只能扣我的，想得如此简单！”

“不是还有夏逸杰吗？”

“一个人守库能行吗？刚刚学了岗位责任制度，你就抛到脑后，真没劲！不和你说了，你走吧，再说现在治安这么好，夜不闭户，街上又没有坏人劫色。”

刘红霞看他一点送的意思也没有，立即把脸一沉恶狠狠地骂道：“好个姓钟的，你敢说出劫色这流氓的话，你就是流氓。不识抬举的东西，得罪我可有你好果子吃！”说完气嘟嘟地走了。

望着刘红霞离去的背影，钟书杰摇着头说：“这姑娘最没水准。”转身走进守库室。

## 2

白茹心里就想不明白：刘红霞这个女孩子大脑是不是进水？她的爸爸是银行副行长，自己反对营业部实行责任制不就是反对行领导吗？这个女孩子真是太无知了，这可能与她受教育的程度有关吧。这一次营业部率先实行责任制，行长一再交待她：现在是银行的第一个转型期，引导要放在第一位，毕竟银行恢复几年来，一直是原地踏步走，现在要突然转变职工的思想还得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成才需要漫长的培养过程，不像树木要不了几年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就是这个理吧。

白茹又想到钱行长对她说的一句话：管钱先管人，制度要先行。她到营业部来工作很有信心，越复杂的地方越想去锻炼，没想到营业部确实是很复杂，心里总是捉摸不透这些人们成天在想什么？难道就不想想将来吗？

叶春丽见她沉思不语便说：“白主任，你不要想那么多。责任制度倒是定的不严，问题是新生事物一出现，人们开始总是难以接受。更何况女人有女人人们的逻辑，她们认为：制度是制度，执行归执行，银行历年就是这样。这次营业部首次实行责任制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嗬嗬，他们都是这样想的吗？你下去告诉营业部所有的人员，我白茹办事风格可不是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叶春丽犹豫一会儿便离开了，其实还有些话她不能对她直说。现在营业部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信号在传递，说的是白茹从机关下来，无非是下基层锻炼两年熟悉业务而已，两年后回去提副行长。还有的说她 and 钱行长的关系不一般，这么年轻又是女人就受到提拔重用，在这个传统时代还是第一人，让人不可思议，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征服了钱行长，让行长看重她是个人才。营业部历来就是产生行长的摇篮，除了上一届主任因为五十万案件撤职外，支行四位领导其中有一位到营业部担任过主任。她也是来锻炼回去走马上任。所以这次对营业部改革，也是顺从需要带个头罢了，更不会动真格。这几天他们都在谈论这些话题，因而大家心照不宣仍然一如既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几个有思想头脑的人充分意识到这次不动真格才怪。为此事，钟书杰和刘红霞大吵一番还下了赌注。

钟书杰请求当出纳虽然是委曲他，但他说得也有道理：“在银行就必须掌握全部业务操作，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什么都想学，银行的出纳业务、结算业务、联行业务、信贷业务样样都要精通。”他突然要去出纳柜数钱却是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愿意数钱，那又破又脏并且充满着细菌的钞票总是让人想起来就厌恶，特别是一个男孩子，硬要去数钱，真的让营业室的女人们笑了好长时间。

刘红霞第一个数落他：“你真糊涂，蠢猪一个。别人巴不得稳坐结算柜争着当会计，你却要去当出纳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振振有词地对叶春丽说：“叶主管，越是别人不想去的地方我就越想去。”他告诉刘红霞：“数钱有什么不好，它也是一门技术，练好了将来参加比赛，说不定捧个状元回来呢。”而事实上他想和肖想想坐在一起加深感情培养。

叶春丽根本就不明白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女色也。刚好，刘红霞死活不想当出纳，叶春丽就干脆把他和她两人进行对调。

刘红霞万万没想到阴差阳错又和钟书杰不在一个柜，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让他有了接近肖想想的机会，心里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难过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能对任何人讲，她心里真是后悔极了。

爱情这玩意真的是个奇怪的东西，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一往无前。刘红霞就是看重钟书杰有文凭有才气，虽说是个不起眼的中专生，但在银行里也是高学历的一个。再说他人长得俊秀，带着一幅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典型一个白面书生。他第一次走进营业室的门时，刘红霞心里就有非他不嫁的感觉，那段时间兴奋溢于言表。她觉得这是老天安排给她的另一半，因而平时的她有意无意地和他多说话，对他讲银行的好多事。后来钟书杰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潜质，更是让她认为他不是个不学无术之辈，正是他的这些内涵和外表深深地打动她的芳心，她几乎就认定他就是自己未来的丈夫。可是这个死驴子对她的热心无动于衷，这让她又气又恼。人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刘红霞从小就养成霸气的性格，两个弟妹总是一味地服从她，她想得到的东西谁也抢不走，对钟书杰也是一样。她要对爸爸讲明这件事，让爸爸来为她做主。想到此她得意地笑了，自言自语起来：“看把你美的，我能给予你的肖想想不能给，她发誓自己不

能输给肖想想。”

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钟书杰一来就看上貌如天仙的肖想想，有意无意总往她身边靠，这让刘红霞很不好想。有几次她想找他谈谈，无奈一个女孩家怎能说出口，更何况在这个及其封闭的时代，男女走路就不敢走在一起，怕引起别人说闲话，谈情说爱就更加地下化。她再胆大也不至于去找钟书杰主动示爱，这让她的脸往哪儿搁啊？因而好长一段时间，她变得不可理喻，经常和顾客吵嘴，见人就如同见鬼似的横眉冷对，搞得营业室的人莫名其妙，以为她吃错药。本来她和肖想想是最要好的朋友，为此事她们成敌人，见面就瞪眼，说话就抬杠，肖想想硬是想不通自己哪方面得罪了这位行长千斤。

肖想想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根本就没看出来刘红霞在吃她的醋。陈芝最精明一眼就看出端倪悄悄地告诉了她。一次下班后她故意走在刘红霞身边理直气壮地说：“刘红霞，你给我听清楚，追我肖想想的男孩子多得数不清，包括钟书杰，我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这一点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吧。”

刘红霞听肖想想如此大声嚷嚷，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你小声点，怕别人听不到哇。”

“喂——喂——”肖想想就喜欢恶作剧，刘红霞越是要她小声点，她反而扯开嗓子，吓得刘红霞赶紧用手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巴。“我不生你气了，还不行吗？”

肖想想看着她可怜巴巴的样子才恢复正常：“这才差不多。”她是个心里装不住任何东西的女孩，特别恨别人对她的误解，有什么事都当面说开。经她这么一说，刘红霞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她们又走到一起有说有笑。

王丽娜早已发现叶春丽对钟书杰的欣赏态度，激起了她心中的不满。她是全行唯一的技术能手，理应受到重用。现在她如此看重他，心里真不是滋味。她一直盼望着叶春丽提拔为内勤主任，那主管会计非她莫属，更主要的是她又怕钟书杰在业务技术上超过她，取代她在领导心中的位置，心中也无比紧张。

钟书杰不是那种有野心的男孩，只要他认定的理就没错，只要他想做的事就能做得更好，多少次就是这样。

“这个男孩子做事果断，看事明朗，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平时总在库房里读书，不像她们看什么书都看不进去。唉——”这一声叹息总在王丽娜心中呼出来。

王丽娜一直在心里捉摸这件事：叶春丽看重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心里总存奢望自己将来成为叶春丽的接班人。这次责任制落实，她一改往日的态度不再发表意见。自从来了钟书杰让她看到自己的好多不足，要想进步就必须加强各方面的提高。好在钟书杰是个男的又是中专生，现在中专生吃香，要是营业室有哪一个女人提拔起来她还真敢到行长那里去论理。在比赛时她了解不少信息，好多银行技术能手都提拔起来，唯独她如同玻璃瓶的苍蝇——看不到光明。她是军嫂，一个人带着孩子，平时散漫惯了，领导们也睁只眼闭只眼，却年年把她评为先进工作者、省行红旗能手，有这么好的基础作奠基，她对提干越来越在心里盼望着，希望有一天种子能发芽。这次实行责任制，她要转变态度，不想再以能手自傲，只要自己思想进步就行了。她突然明白这一点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怎么明白这么晚呢？再说还有刘红霞在前面抵挡着呢，她又是副行长的千斤，有她爸撑腰，白茹还真不敢把她怎么样，到时看谁下不了台。

钟书杰每天要帮助肖想想做大量的工作，虽说他是复核，但好多出纳应做的事他都大包大揽。有时肖想想把钱箱扔给她就溜得无影无踪，现金收收付付全由他一个代办，累点也觉得心里舒服，每天和自己喜欢的美人面对面上班，对他来

说是一种享受，这叫秀色可餐。为此事叶春丽批评过几次，好在库款也没有出现差错，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一年多来，他的帮忙并没有听到肖想想有什么感激的话语，两人关系也没有发生变化。肖想想还是和平常一样，不满意时对他出言不逊，高兴时熊猫长熊猫短从来不喊他真名。他也乐意并在营业部申明只允许肖想想一人这么叫她，其他的人谁叫他就跟谁猴急，有时肖想想不在场就说：“喊我熊猫的人将来是我媳妇。”别人听后再也不敢这样叫他，谁愿意让他白占便宜呢？于是“国宝熊猫”就成肖想想叫他的专利名字。当然对他的大名肖想想已经编排一番，他刚来到营业部报道时，这些女人们齐整整地将他围了起来，因为营业室自建立以来就没有一个男人，清一色的女人们集在一起，除了搬弄是非吵架而外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玩法，突然来了一个白面书生，这些女人们心中变得想入非非起来。虽然她们表面上不敢造次，但心里想些什么谁能说清楚呢？有钟书杰就有了欢笑，她们总是拿他说事。肖想想是最喜欢出风头的，编排别人也是她的强项，当时她就扯开嗓门说：“你爸爸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叫什么钟书杰，干脆叫钟书记得了，他老人家八成是想等你长大后当大队的书记，我说的对不对？”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爸就是给我起名叫钟书记哩，我后来改了一个字。”钟书杰说完话才把眼光定格在肖想想身上，被她的美貌彻底吸引，不禁在心中感叹：好美的女孩啊！一张瓜子型的脸上张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红彤彤的脸蛋上一对甜甜的酒窝衬着显得人更加甜润，还要那弯弯的眉毛如同笔画出来一般是那么真切，那樱桃小嘴轮廓分明，总之看到哪儿心里就舒畅，除眼睛外像极了林黛玉，却没有林妹妹那种弱不禁风的病态，而是一个健康、阳光的女孩。“啊，我心中的林妹妹！”他就这样在心中呼喊起来。

钟书杰一直盯着自己看，肖想想也没不好意思，早就习以为常。“喂，喂，我说的对吗？看看你这呆头呆脑的长相能当书记吗？得了，我们以后就喊书记，让你过足干瘾。”肖想想说完拍着手大笑了起来。

其他女人们听着觉得有趣也跟着笑起来。

就这样，钟书杰在营业室被直接叫名：书记。

肖想想最近有了男朋友，她一直很保密。这个公安局长的女儿，有着好多女孩子没有的优势，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家庭环境也是一等的好，一直很有优越感，是不是的人她哪会放在心上。而这些钟书杰根本无法了解清楚也看不出来，他的心就被她的美深深地吸引，并开始挖空心思讨她好感，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出优秀的姿态，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来吸引她的注意，引起她的赞赏。

刘红霞心里万分嫉妒肖想想，虽然她不知道钟书杰的心思，但她也感到肖想想是她追求钟书杰最大的障碍。有时她又很自信，论条件自己比她要强得多，她爸爸是行长，一句话就能决定钟书杰的命运，任他姓钟的多清高也无忌于事，只要她平时多加留心也没有什么大碍。当然，她也意识到钟书杰对她的态度很冷淡，不过，她相信日久见人心，来日方长，到时就不相信你钟书杰分不清长短。想到这里她就觉得心里有了一缕阳光，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性格的缺陷，也不会想到“性格决定命运”这句充满人生哲理的话。

一个月很快到了，白茹通过奖优罚劣，宣布全部人员奖金兑现情况。

刘红霞看着别人多拿的奖金，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找到主任办公室，当着所有客户的面毫不客气地直嚷道：“简直太缺德了！我不是在做事吗？也不至于只拿这么几元奖金，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意不去吗？”

白茹一双眼睛笑咪咪地盯着她，想用一种温和的眼神让她撤退。没想到刘红霞丝毫没领情，看看手中的几张一元的票子，想想这么多年来，每个月她的奖金一分钱也没少拿，这次改革改到她头上来了，完全是白茹与她过意不去，她翻了白茹一眼，说：“这不是存心整我吗？王丽娜凭什么拿超额奖励，她做的事和我一样多，你处理不公平。”

“有什么想法，等会儿单独再谈。我现在与客户在此有事商量，你先去工作。”

刘红霞带着不服气的表情扭身走出主任办公室，回到座位。

肖想想看见刘红霞气呼呼地走进营业室，便凑过去问：“白茹真狠，实行责任制不是明显整我俩吗？你看我手中的两元钱。嗨，等会我们一起去打她算账。”

经过肖想想这一挑唆，刘红霞如火上加油，将算盘一扔说：“太欺侮人了，谁拿奖金多就多做点事。”说着她把所有的账簿抱到叶春丽桌子上。

叶春丽看傻眼对刘红霞说：“唉，你这是么一回事嘛？你自己做错事还摔摊子，不像话，有你这样不讲道理的吗？”

“我就是不讲道理。怎么样？你们合伙起来针对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我谁都不怕！”

这时，肖想想又怪腔怪调对钟书杰说：“这都和你有关系哦，你多拿就有人少拿，有人少拿就得找地方出气，这点逻辑你该懂吧，看你怎么收场？”

“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混张逻辑。好，你们也别闹了。就这么一点奖金，要么我退出多拿的，要么我请客就是。”他不想和肖想想发生争执，这样处理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肖想想生气地说：“你少来这一套。”

“钟书记，我可不是针对你啊。常言道：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你明白吗？再说这次要是算了，说不定下次拿的还要少。”刘红霞说完呜咽地哭起来。

钟书杰最看不得女孩哭，他递过手绢对刘红霞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少拿点奖金吗？想想你一天八小时你在柜台上坐了几个小时？你又办理了多少业务？出了多少差错？你根本就不懂：这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这样。”

刘红霞一听钟书杰也这样说，不禁拍案而起对他吼道：“好个姓钟的，你算哪根葱？竟敢教训我！”

钟书杰见她如此横蛮不讲理，忙说：“算我没说，向你道歉。”赶快溜进厕所。

第二天一早上班，白茹就接到刘副行长的电话。她挂上电话后，心中的滋味好难受。还好，她从来就认一个理，只要自己是对的，天塌下来也不怕，她站起身向一楼营业室走去。

此时，整个营业室特别忙碌，客户往来不断。营业部是全市所有银行中最大的结算窗口，对外有七个窗口办理业务，内设四个柜组：结算、联行、出纳、储蓄。只听到算盘声、点钞声噼哩叭啦地响个不停。大家都在忙着处理业务，只有刘红霞什么事也不做得得意地发表着议论。

王丽娜向她使眼色，她一点也不在乎，把话说得更响，营业室所有的人一个个抬起了头看她一眼。

“看什么？看我的笑话是不是？”她狠狠地说，仿佛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跟她

作对似的。

不知谁咕哝了一句：“真不识趣。”这句话要是在平时声音再大，刘红霞也难听进耳朵里，可这像蚊子嗡的声音却让她听得清清楚楚，这一下让她找到出气筒。

“我就是不识趣，咋的？有种的站起来说，有种就大声说，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

叶春丽见她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便去制止：“你少说两句行不？都是同事，何别说得这样刻薄，伤了大家的和气。”

王丽娜见白茹正向营业室走进来，便向刘红霞使眼色，“主任来了，红霞你就少说两句吧。”

“主任来了正好让她听见，我刘红霞不是这么好欺侮的。”她一幅理直气壮的样子。

白茹在楼上就听到营业室大声嚷嚷，猜想八成就是刘红霞在胡闹。“真是太不像话了！”走进营业室正好听见刘红霞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径直走到她的柜台边说：“扎帐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完把叶春丽叫出营业室。

“春丽，你是我的内当家，我把内勤这一摊子事都交给你，每天仅负责帐平款对可不行，还要管好人啊，错的就要批评。你看刘红霞在营业室大呼小叫的，像什么话？你不能不闻不问啊？”

“我的主任，刘红霞的个性我算是领教过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她是典型的三不管干部，脾气来了谁说她就敢跟谁急。你才来不知道她有多泼辣，有个撑腰的父亲，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唉。”叶春丽两手一推，无可奈何地说。

白茹这才明白上任前，钱行长一再叮嘱她——管钱先管人。是啊，人管好了什么难题就好做。“万事开头难，还是要对她多说教与沟通，让她认识一个女孩子太泼辣显得太没素质。”

“白主任，这沟通的事还是你来吧，我可没耐心也没这水平。”叶春丽害怕白茹把勾通的重担交给她，忙把话说绝。

白茹觉得好笑，说：“又不是要你上刀山，看把你吓的，她有那么可怕吗？不就是一个行长的千斤嘛，有点个性而已。”

叶春丽嘘一口气，对白茹说：“你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手，这回你可要当心哟。”

“有那么可怕吗？”

“我的妈哟，还多亏是一位行长的千斤，要是多几位我们这里就要闹翻天。”

“看把你难的，营业室又不只她有个当官的爹。贺丹妮的爹还是政府要员呢，她温文尔雅，多有修养。这人与人之间区别怎么这么大啊？”说完，白茹摇着头走了。

叶春丽望着白茹的背影，想着她刚才说的话带有责怪的成份，心里不是滋味。对白茹的态度，除了不和她作对而外，自己也不会去给她挑大梁，当枪使。她对营业室的每一个人很少批评，因为她觉得自己得罪不起其中的任何一位。

半小时后，刘红霞人坐在白茹办公桌旁。白茹二话没说拿出兑现内容一项一项算给她看，见她一直将脸望着窗外，明显带着不服气的样子，就提高声调：

“上班时间在营业场合大声嚷嚷，影响有多坏你知道吗？一个女孩表面上看起来文文静静，说话粗俗无知，以后哪个男孩愿意娶一个如此泼妇的姑娘当媳妇啊？”

白茹说到这一点时，刘红霞这才明白钟书杰为什么对自己无动于衷？哦，原来是自己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肖想想不也是这样的女孩吗？她又犯糊涂了。

白茹见她一言不发想得入神，问：“想什么呢？想通了，是吗？”

刘红霞脸发红低下头：“我……我没想通，哦，又不是，我想……”她显得有

些结结巴巴。

刘红霞原本以为白茹会狠狠地批自己一番，准备和她大吵一架出出心中的恶气，想到她干的那丑事，就可以将她臭骂讽刺一番，没想到语气是那样温和，脸一下子红一阵白一阵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白茹见说的话凑效趁热打铁：“嗨，营业部最泼辣大胆的姑娘还有脸红的时候，真难得。”

“我又不是不知好歹。白主任，你句句话说得有道理，我就听。”刘红霞一改往日的嚣张，变得如同小绵羊一般。

“你今年才二十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平常呀要多看些书增长知识，将会让你受益匪浅，明白吗？回去好好想一想吧。”白茹说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用这个好好想想。”

“我只是想不通嘛，刚开始改革就针对我，让我面子往哪儿搁啊？嘿嘿。”说完她箭一般地冲了出去，头上的一条马尾辫摇摆起来。

看着她的背影，白茹摇摇头，心中真为她担忧，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件好事。

白茹一直充满着自信，和这些女人们打交道，她有着比男人更优越的条件，这就是她也是女人。在进修大专时，她还特意地研究了一番心理学。女人总比男人更了解女人，更容易勾通。不然营业部的主任换了一届又一届，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如此，一点小事处理不恰当就会在领导层产生连锁反应。这亲戚连着亲戚、关系牵着关系的银行，稍不注意就会在无形中得罪一大批人——银行内部的领导和政府各要害部门的头头。这样的人事组合怎么不影响工作的开展呢？面对不同背景的人，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刘红霞这样的人，她昨晚想了半夜，总算工作凑效。她的工作做通了，刘行长的思想也就通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刘红霞感到白茹真是个怪物，说话温柔至极，轻言细雨。要是从前的主任，早就把脸一沉狠狠地批评她一番，末了再去向她爸爸检讨，她这个人就是只服软。白茹好精明，来的时间不长就摸透她的个性，难怪有人说她是个人精，她第一次领教了她的不简单。她边往营业室走边咕哝：“她这个女人，不摆一点主任架子，说话温和在理，怎么懂那么多呢？”她从心眼里产生一种对她的好感与敬重，不由自主地发表感叹。

看见刘红霞走进来，陈芝停下手中的业务急忙凑过去问：“看你脸红红的，白主任是不是狠狠地批评你啊？”

刘红霞一笑说：“没有，她和我交心谈心哩。”

“你说什么？她和你交心谈心，你们俩有共同语言吗？”陈芝一脸疑问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我们要把她列为二班的人看，懂吗？”刘红霞说完扭身一转走回坐位不再答理陈芝。

“什么二班三班，故弄弦虚，真是莫名其妙！”陈芝说完又快快地回到坐位，心中不免对刘红霞的反常生气。想想她平时不饶人的熊样，一下子变得像个温顺的小绵羊，看来白茹还真是个怪人，以后真的要见风使舵。刘红霞还有个后台撑着，而我呢，舅舅只是个县政府办公室的小主任。陈芝最会察言观色，她为拥有这一天生的能耐而庆幸。

晚上下班时，刘红霞扔给钟书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必须回答，什么样的女孩最可爱？明早交卷。

钟书杰打开纸条一看就觉得好笑，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一下子喷了出来。

刘红霞看着他的那个样子，不生气温和地问：“呛住了吗？”

钟书杰赶快跨进厕所，边走边想：不知道刘红霞又在使什么花招？变温柔了。他真想立即回答：这世界上除了你刘红霞外，其他女孩都可爱。他马上又忍住，这太伤人心的话说不得。

4

夏天的日子总是那么难过，持续高温让人热得几乎窒息。白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拿着蒲扇呼呼地摇个不停。丈夫林鹏远烦躁地说：“你还要不要睡觉啊？半夜三更穷折腾什么呢？”

白茹叹了一口气翻过身来，仍然热得无法入睡，便起床打开所有的窗户，希望有一缕风吹进来。她望着窗外，皓月当空，一点云彩也没有；星星亮晶晶地挂在天上，一眨不眨地盯着她；池塘的青蛙像开音乐会似的扯开嗓子进行集体大合唱，把一个夏夜吵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明天又是一个炎热天，她在心里叹到，转身又躺在床上。思绪仍是那么强烈地缭绕着她让睡意全无，想想信贷部的四个男人，她就来气，一个个性格怪异，吊儿啷当。他们几乎商量好了似的，处处想让她出尽洋相，丢尽脸面，然后搞不下去就与他们拜拜，真是幼稚可笑至极！她虽然是银行的第一个女主任，但她的学识、水平、能力不亚于男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多想想也不为过，天底下有哪个男人愿意让比自己年纪小的女人领导指挥着呢？他们面子不好过，心里难受可想而知。这些天他们搅得她也够心烦的，这男人敌对起来可以搬动一座山，但她并不怕他们敌对态度，问题的主要关键是找出他们的心结掌握他们的性格弱点，来各个击破，她就不相信他们一个个是顽石，总有一天她要让他们俯首称臣，刮目相看。想到此，她心里有了些许宽慰，不禁笑了起来，刚来时的一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出现。

上任那天，当她以主任的身份跨入信贷办公室时，四个信贷员除了年轻的夏逸杰抬起头看了一眼外，其余三个男人一脸的木然坐在座位上丝毫未动。

“你们好！”这是白茹多年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这一友好亲切的问候使陌生的人拉近距离，增加一种亲和力。可在这四个男人面前没有半点回音，四个男人只顾低着头做自己的事。这样的冷淡她还是第一次碰到，显然这里不欢迎她这个年轻的女主任。她在心中竭力搜寻打破这僵局的话题，以免不让自己显得过分难堪。

信贷员中王叔年龄最大，今年五十二岁，大家都称他王叔。王叔自傲地抬起头，斜着眼睛看着白茹，说：“白茹，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现在有一个问题总是想不明白，你在岗位责任制中给我们制定的资金归行率过到百分之九十五，简直是纸上谈兵，这一个月你包一片试试？”

“对，你试试。”其他三位异口同声地说道。

白茹没想到和他们的见面礼就是王叔的发难。她也听离任的主任介绍过王叔的情况，一个顽固份子。她知道是真金就不怕火炼，很干脆说道：“王叔，您的提议很对。初来咋到，对企业情况不熟悉正想去了解一下。”

半天没说话的罗汉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叼着一支烟，猛吸一口吐出浓浓的烟卷说：“白茹，你能来当我们的主任，想必很有过人之处，我也想看看你的过人之处在到底什么地方？这不，你就包我分管的供销系统一线，我也好跟你学学。”说完后用一双异样的眼睛看着白茹，头抬老高两条腿却在桌子底下使劲地晃动着，因摆动很大使整个桌子都摇晃起来，明显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式。他今年三十